

旧版文章

天人古今

古今通论

古代通论

世界史论

当代三农

现实问题

旁通类鉴

先秦史论

先秦通论

原始经济

文明起源

夏商西周

春秋战国

汉唐史论

汉唐通论

战国秦汉

秦朝秦代

西汉东汉

魏晋南北朝

隋唐五代

宋元史论

宋元通论

唐宋通论

北宋南宋

辽金西夏

蒙元史论

明清史论

明清通论

明代通论

明中后期

清代通论

清代前期

近代史论

近代通论

清代晚期

民国通论

民国初年

国民政府

红色区域

现代史论

近世通论

现代通论

前十七年

文革时期

改革开放

学科春秋

学科发展

专题述评

[国学网](#) - [中国经济史论坛](#) / [天人古今](#) / [现实问题](#) / [思想评论](#) / [“民主社会主义”评论](#) / [恩格斯晚年放弃了“共产主义”最高理想？——二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恩格斯晚年放弃了“共产主义”最高理想？——二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2007-03-01 藕荷 旗帜网 点击: 433

[恩格斯晚年放弃了“共产主义”最高理想？——二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恩格斯晚年放弃了“共产主义”最高理想？

二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藕荷

谢韬先生的文章《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为辛子陵先生《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所撰写的序言。谢先生说：“辛子陵以令人信服的历史考证说明，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所谓‘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他在《导言》里指出：没有什么‘共产主义’大目标，这是一个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年提出来晚年抛弃了的命题。1847年10月恩格斯写了《共产主义原理》一文，勾画了这位27岁的青年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憧憬。1893年5月11日恩格斯73岁时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发表谈话，否定了年轻时设计的未来社会模式”。谢先生向读者推崇的关于恩格斯这一说法，简直令人震惊，而他所引出的“历史考证”就是恩格斯1893年5月11日与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下述谈话（需要说明一下，为求意思的完整性，我这里比他多引了一句，即最后一句是谢文中没引的），让我们看看下述谈话能否证明恩格斯晚年放弃了“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

恩格斯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但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在目前的君主联邦制政府的统治下，这是不可能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28-629页）

究竟应如何理解和解读恩格斯的这番谈话？我认为，不应当撇开来、孤立起来理解和解释，而应当依据上下文的意思和语言环境，将恩格斯的这些话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和解读。

恩格斯与《费加罗报》记者的这次谈话，所谈内容是关于“对德国局势的看法”，特别是对德国即将举行的选举形势的看法，包括德国社会党人成功的可能性，甚至包括是否在所有选区都提出候选人这样的细节问题。这完全是时局性的，而非宏观理论的谈话。在接近结束时，记者“急转弯”式地问恩格斯：“你们德国社会党人给自己提出什么样的最终目标呢？”这究竟是指与这次选举有关的“最终目标”，如德国社会党人对选举的期盼、选举后的打算、以至更长远的目标呢，还是泛指社会党人一般所称的“最终目标”？看来，恩格斯听后是有所“琢磨”的，他“看了一下”记者，然后才做了上述回答。

从恩格斯这一回答的整体意思看，他虽然直截了当的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但是他紧接着所说的三句话，实际上都是对为什么说没有“最终目标”的解释：

第一句，“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这是恩格斯否定“最终”目标的“哲学原则”。恩格斯曾无情地批判过杜林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并提出“社会主义是不断改革的社会”。至于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只能看作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不是什么“最高”、

年度总评
学人学术
学者小档
理论方法
史观史法
历史理论
领域视野
方法手段
规范学风
史料索引
古今文献
考古文物
简帛文书
回忆追述
社会调查
论著索引
论著评介
通论文集
古代史著
明清史著
近代史著
现代史著
动态信息
期刊集刊
网站网刊
团体机构
学术会议
研究动向
他山之石
世坛综考
美国史坛
西欧史坛
东亚史坛
其他地区
池月山云
文史随笔
知识小品
诗词诗话
文艺点评
小说演义
史眼世心

“最后”的阶段，决不是人类发展的“终点”，因为历史仍要继续向前发展的。恩格斯这里说“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就是从坚持这一“哲学原则”出发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这句话当中，“不断发展论者”这几个字是以“黑体字”标出来的，这显然是为了“强调”，是对“没有最终目标”这句话的注解——对于“不断发展论者”来说，当然不会有“终点”，因而是“没有最终目标”的。

第二句，“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记者所问的“最终目标”，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如果“最终目标”是指关于未来社会的“大原则”（如无产阶级的“解放”、人类的“解放”、“自由人的联合体”等）和“大方向”（建立一个比现在的资本主义更理想的社会），这样的“目标”称为“最终”是否科学姑且不论，但却是不能没有，而是应当有的。恩格斯在说完“我们没有最终目标”之后，进一步说“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这就等于解释了他所说的“最终目标”是指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不可能“预定看法”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是不愿对未来社会作任何具体的预言的。1881年1月，纽文胡斯写信问马克思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应当首先采取哪些立法措施时，马克思2月22日在回信中明确指出，这个问题“提得不正确。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不着边际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版，第4卷，第643页）在恩格斯看来，离开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来谈论其具体蓝图，只能重蹈空想社会主义的覆辙，这种蓝图“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

第三句，“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会心满意足了，但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在目前的君主联邦制政府的统治下，这是不可能的”。恩格斯的这句回答是比较贴近访谈的主题的。从他的这一回答中，更不能得出他放弃了“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的结论。我们知道，恩格斯1894年曾解释他在过去的文章里，处处不把自己称作“社会民主主义者”，而是称作“共产主义者”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各国那种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作为目标的人也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89页）。可见，在恩格斯看来，是否赞成“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是判断是否“共产主义者”的标准。在这次与《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中，他恰恰明确地坚持“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随后，还分析了德国社会党在军队中的影响，说“整个军队会有一半站到我们这边”，还谈到世纪末“我们党能担负起掌握国家管理的使命”，“我们明天必须掌握政权”等问题（同上书，第629—630页）。现在看来，恩格斯当时对德国形势的分析仍然是“过于乐观”了。能说一位正在如此乐观地估计形势的革命导师，已放弃了“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了，这能令人相信吗？

如果将恩格斯的回答作为整体而完整地加以解读，决不能认为恩格斯放弃了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共产主义”理想。至于说未来社会的“详细情况”我们的确不知道也说不清楚，但不能因此而根本不要任何理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还不是人类社会的“终点”，算不上“最高”、“最终”，但它毕竟是一种“目标”、一种“理想”。不能因为没有“最终”的目标，而根本不要“任何”目标。不能因为无所谓“最高”理想，而根本不要“任何”理想。马克思主义认为，未来社会一定会比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更好、更理想，这是肯定无疑的。因此，决不可据恩格斯的上述回答而说他已经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我想，随着研究的深入，一定会有更多的资料和事实，来证明这种“令人震惊”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责任编辑: echo

[发表评论](#)

[查看评论](#)

[加入收藏](#)

[Email给朋友](#)

[打印本文](#)

平均得分 0, 共 0 人评分

如果你想对该文章评分, 请先[登陆](#), 如果你仍未注册, 请点击[注册链接](#)注册成为本站会员.

1 2 3 4 5 6 7 8 9 10

